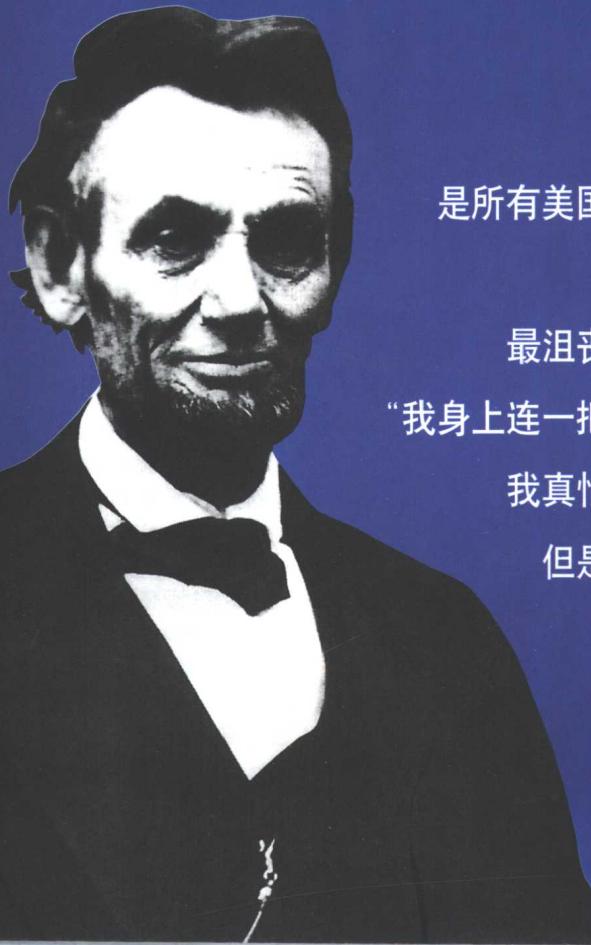


林肯

LINCOLN

〔德国〕艾密尔·鲁特维克/著 赵倩/译



亚伯拉罕·林肯

被许多人认为

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伟大的

他失败过很多次

最沮丧的时候，据他说

“我身上连一把刀都不敢携带，

我真怕一时想不开。”

但是最后他却改变了

美国的历史

林肯

LINCOLN

[德国]艾密尔·鲁特维克著 赵倩译

你可能在某些时候
欺骗了所有的人，也可
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
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
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亚伯拉罕·林肯
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肯 / [德] 鲁特维克 (Ludwig, E.) 著；赵倩译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4

ISBN 7 - 80105 - 728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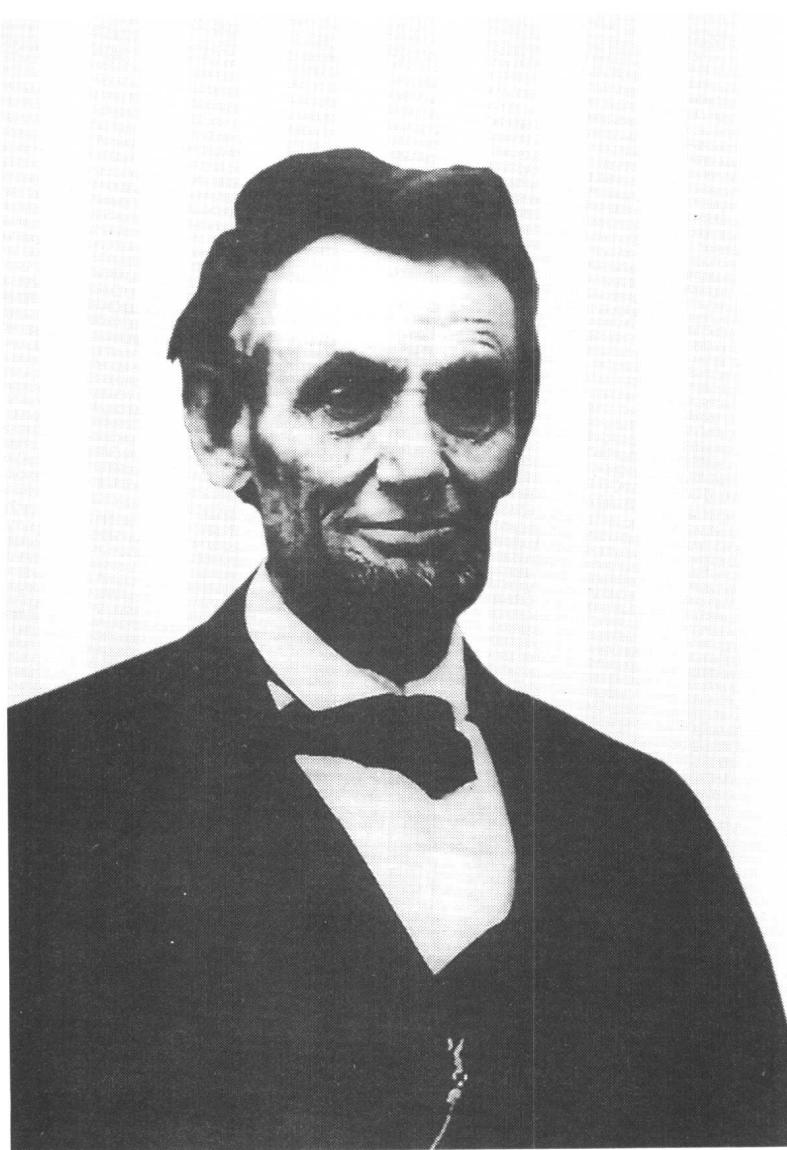
I . 林… II . ①鲁… ②赵… III . 林肯, A. (1809 ~ 1865)
— 传记 IV . K837.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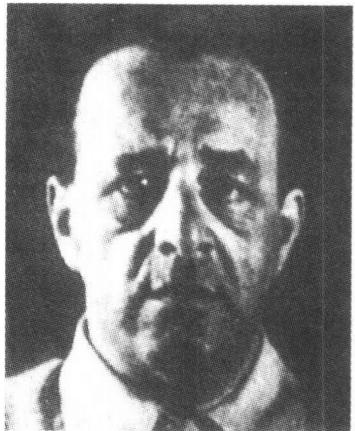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0980 号

林 肯

著 者 [德] 艾密尔 · 鲁特维克
译 者 赵 倩
责 任 编 辑 韦尔立
策 划 今朝文化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
印 数 13001 ~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105 - 728 - 7/K · 100
定 价 2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64271187 64279032





作者简介：

艾密尔·鲁特维克(Emil ludwig)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他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早期主要创作诗歌和剧本。三卷本《歌德传——一个人的故事》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流派，以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及性格分析而享有盛名，他的传记代表作有：《拿破仑》、《俾斯麦》、《林肯》、《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莫扎特》等。

目 录

第一部 雇 工

一二三	清贫之家	3
四	搬迁	6
五	新生活	11
六	成长(一)	17
七	成长(二)	22
八	震撼	29
九	远行	35
十	觉醒	40
十一	在纽萨勒姆村(一)	46
十二	在纽萨勒姆村(二)	55
十三	当选州议员	62
十四	爱与死亡	67
	最初的政治斗争	69
	新的尝试	74

第二部 公 民

一二三	成为律师	81
四	斯普林菲尔德的生活	85
五	解脱	90
六	舌战道格拉斯	94
	玛丽·托德(一)	99
	感情的漩涡	106

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玛丽·托德(二)	111
真正的亚伯拉罕	117
婚姻	121
助选	126
当选众议员	131
坚持原则	134
在国会战斗	141
失意	147

第三部 斗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重操旧业	153
最好的辩护	159
位卑不忘忧国	164
家庭	170
故乡的人们	175
生活的忧郁	182
信仰	187
这个国家的现实	191
不得人心的“人民主权论”	196
一切人生来平等	200
风云激荡	205
新的征程	209
阿姆斯特朗案	213
大辩论(一)	218
大辩论(二)	226
声誉鹊起	233
坚定前行	240
获得提名	249
当选总统	254
动荡	262

二十一	分裂	271
二十二	去华盛顿	279
二十三	宣誓就职	287

第四部 解放者

一	南方	299
二	内战爆发	304
三	战争的意义	311
四	征服内阁	315
五	不一般的总统	322
六	行动	328
七	波托马克溃败	332
八	北方的将军	337
九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345
十	朋友	351
十一	第一夫人	357
十二	废奴问题	362
十三	麦克莱伦	368
十四	酝酿	374
十五	南方的主角	380
十六	焦急的等待(一)	389
十七	焦急的等待(二)	396
十八	下定决心	402
十九	千头万绪	406
二十	签署《解放奴隶宣言》	411

第五部 人民之父

一	格兰特	421
二	节节胜利	428
三	智斗法兰狄甘	433

四五	难以说清的战争	439
五六	解放奴隶	443
七八	振奋人心的相聚	448
九	艰难时刻	452
十	再次当选	460
十一	重建计划	467
十二	在葛底斯堡的演说	471
十三	痛苦的玛丽	479
十四	宽容	486
十五	尾声	492
十六	谈判	496
十七	出行	500
十八	胜利	503
	阴谋	507
	伟大的献身	514

第一 部

雇 工

(1809—1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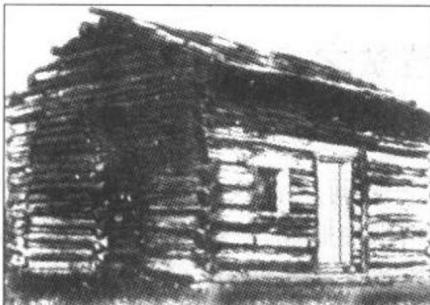


一、清贫之家

凛冽的寒风横扫过平原，一时间，参天大树的枝丫被吹得狂乱摇摆，嘎嘎作响。风，也无情地摇撼着一座低矮的小木屋，仿佛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冷风呼啸着钻进屋里，令人瑟瑟发抖。然而，这一家人对这一切却早已习惯，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听到，睡熟了，工作了一天，他们实在太累了。

这时，只有那个四岁的小男孩被风惊醒，狂风掀下壁炉上的一块砖头，把它甩在墙上，男孩和姐姐恰恰就睡在那儿，他俩并排枕在一个装满树叶的口袋上；他靠墙睡，因为姐姐萨拉对寒冷更加敏感，如果冷风从墙缝吹进来，她会冻得哆嗦，而这男孩则骨骼粗壮、结实，靠墙睡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不过姐姐总是把那张狐狸皮往她那边拽。这张狐狸皮是爸爸不久前打死一只狐狸得到的，盖在身上很暖和。熟睡中，姐姐使劲地揪住狐狸皮不放，他怎么也拉不过来。天冷极了。姐姐紧挨着他，他能看到姐姐的手、耳朵和压乱了的头发。因为他俩的腿紧紧地裹在狐狸皮里，所以他还能触到姐姐的脚。壁炉里的炭火在小屋里泛出一线光亮，只有这丝光亮陪伴着醒来的男孩苦度寒夜。

黑暗中他看到，就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金光闪闪的，就像妈妈讲过的天堂里的宝贝一样。噢！男孩心想，是那只大大的铁皮桶吧，每晚，妈妈都要提它到河边打上满满一桶水。那边墙上还有个东西，在闪闪发亮，嗯，那肯定爸爸的斧头，孩子们是不准随便乱动的，因为大人们说它很锋利，一下子就能砍掉一根手指。就在那斧头的下面，爸爸紧挨着妈妈睡着，今天他又在很响地打着呼噜。



□林肯在肯塔基州度过了他饥寒交迫的幼年，图中木屋即依他当时所居木屋的外形及尺寸兴建，位于肯塔基州的霍金维尔，以纪念其出生地。

慢慢地，像做梦似的，男孩的思绪飞到了母亲那里，一想到以前是自己睡在妈妈的身边，他的内心就泛起一丝渴望。要知道，睡在妈妈的身边，借着妈妈的体温是多么温暖啊！这让他明白了，他的确曾经拥有过美好的过去，而现在却已经失去了。这样想着想着，他感觉更

冷了。可是父亲说过，这种时候不能叫醒爸爸妈妈。他必须自己想办法暖和起来。于是他伸出小胳膊，去抓妈妈原本盖在姐姐身上的一条裙子，它现在从姐姐那边滑下去了，可是他怎么也够不着。他睡的那个地方，刺骨的寒风从墙缝吹进来，冷极了。这时，借着微弱的火光，他看到在自己斜上方挂着一条围巾，于是他爬起来，垫起小脚，嗯，恰好能够得着围巾的角儿，他迅速地拽下围巾，紧紧地塞进墙缝。躺下后他又使劲地扯了扯狐狸皮，把自己身体盖住，哇！现在真是暖和多了，不一会儿，他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待他一觉醒来，妈妈生起的炉火正旺，驱赶着从墙缝钻进屋来的灰蒙蒙的寒气，屋里暖洋洋的。萨拉还在睡着，妈妈站在炉火边，往牛奶锅里对热水。男孩知道，原本家里的三头奶牛，如今死了一头，妈妈不得不这么做。爸爸这会儿肯定去了牛棚。这些事情男孩都清楚，因为他总是留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会儿，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看着妈妈，因为清晨在妈妈忙碌的时候，不管他提什么问题，她都不会回答。

第一部 雇 工

小男孩慢吞吞地，玩耍似的套上皮裤子、夹克和鞋袜——他的这些衣服都是用生皮做的，是爸爸从水牛身上扒下来的皮，由妈妈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他们一家人都穿这种衣服——啊！现在牛奶煮好了，喝下去一定很暖和！唉，如果他能拿那边的那个铁皮桶玩会儿就好了，可是这种铁东西是不许乱动的，爸爸要用一颗钉子把它做成筛子或锉床。人们用锉床磨树根。孩子们只能玩木头，因为妈妈说：这周围的树林一眼望不到边，木头应有尽有。

“妈妈，哪天是星期天？”男孩蹲在火边问道。妈妈笑了，她知道，小男孩是想吃白面包了，因为只有在星期天她才会烤这种面包。她伸手从那个孩子们够不到的木板上拿下最后一块面包，切下一小片递给男孩。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端着小铁杯子蹲在那儿，把面包小心翼翼地蘸到牛奶里去，妈妈弯下腰怜爱地吻了吻他。男孩吃完后，又试探着把沾着面包渣的小手向妈妈伸过去，期待着妈妈能再给他一片。他打量着妈妈，心中嘀咕着：妈妈为什么那么难过？他想问，却没有问出口，他仿佛知道那样做，妈妈会受不了。

妈妈现在走到桌子那边去了。从桌子的下面能看出，这桌子是一截巨大的树干，桌表面还算光滑，可一不小心，就会有刺扎到手上，会流血的。那样，他们准会挨父亲的骂。

这时，姐姐也已经穿好衣服。两个孩子被打发到工具棚里拿木头。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区分新伐的木头和干木头，硬木头和软木头，而且能把不太粗的树枝掰断。他们来来回回几趟之后，就把一小堆木头搬了过来。这时，妈妈把一口大锅放在四角架上开始做饭。孩子又穿梭于木屋和小院之间，抱来许多野草。当时的西部，盐是极缺的，但如果粥里不放任何调料的话，还有谁愿意喝呢？在肯塔基州的中部，新大陆的一半地区都处

于一种野蛮的蒙昧状态，就如同两千年前一样，为了能够种植玉米，猎捕野物，农场主们用他们的斧头砍伐着无边无际的森林。这里是最贫瘠的一块土地，人们甚至称它是荒原，连附近那个水源不久前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于是父亲改行成了猎人。时近中午，一听到狗叫，孩子们就欢快地跑到门口去迎接，常会跟背着猎枪和野兔的父亲撞个满怀。父亲面色黝黑，留着胡子，身材高大，略胖。身上穿的都是他自己打猎得来的兽皮。他原本是个木匠，经常给周围的邻居们做些常用的家什。但比起干木匠活，他更喜欢打猎。看着他在炉边坐下，吃起妈妈做的饭菜，男孩忽然觉得：其实妈妈的家务活儿，要比父亲外出打猎辛苦得多。

二、搬 迁

由于父亲生性不安于现状，男孩五岁的时候，他们就举家迁到了美国东北部。那里植物繁茂，土地肥沃，他们的新房子就建在一条小河旁。一到夏天，他们的生活就显得特别美好。夜晚，他们不再会冻得发抖，而且因为附近的森林里有很多猎物，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很少挨饿了。离木屋不远有一条马路，连接着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两座城市。这条马路上孩子们能看到很多风景。时光流逝，男孩渐渐懂得了许多事情。这条马路很热闹，有许多车子驶向日落的西方，有的车上还坐着拖家带口的人们；有时会有一些人骑马，驮着一袋袋自产的玉米而来，另一些人则带着神神秘秘的东西进城而去；偶尔也会有士兵路过，爸爸说他们大概刚刚打完仗要回家去。听妈妈说，一位穿着考究的先生曾经和父亲谈论起西边那片森林，还询问了它的价钱。

孩子们是不可以在马路上玩很长时间的，玩耍中妈妈常会

喊他们回去,让他们到菜地里锄草,或是采些草莓和蘑菇什么的。妈妈会把这些东西晾干,以备冬天食用。男孩六七岁时,父亲就带他下地干活了,他再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玩了,而必须认真地挽起袖子帮父亲播种。播种可是个辛苦活儿,必须一行播得深些,一行播得浅些。男孩很要强,他一定要把活干得更好,因为他愿意而且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萨拉则呆在家里,帮妈妈给奶牛挤奶,晚上再和妈妈一道纺线。到了星期天,他们全家就都坐到屋前面,妈妈会用她婉转的歌喉给他们小声哼唱古老的歌谣,有时候还会讲一些《圣经》上的故事,她有着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所特有的那种超凡的记忆力。在男孩儿的脑海里,《圣经》上的诗句总是和妈妈那温柔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这时候,爸爸总是坐在一边,抽他的烟。此情此景,男孩常常有意识地比较爸爸和妈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更喜欢妈妈,虽然她实际年龄并不比爸爸小,但在孩子们心目中,妈妈更年轻,也更温柔,孩子们最喜欢她。当男孩暗自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妈妈时,总会被她那黯淡的,略带黄色的皮肤,那轮廓分明的面容,那粗大的骨骼和那灰暗的眼睛里发散出来的奇怪又略显忧伤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他好像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喜欢以一种舒缓的节奏给他们唱歌了。

然而,一个星期天,当他们全家人去村子里看望朋友时,男孩却意外地发现,妈妈似乎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快乐,她不停地跳舞,仿佛不知疲倦一样。男孩第一次目睹了一个人由忧伤到欢乐的奇特转变;在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中,男孩似乎悟出了什么,他猜想,平时沉默寡言的妈妈准是隐藏了自己的某些情感,想到这儿,男孩有点儿害怕。

妈妈偶尔带着他去附近的庄园,她在那里帮人做针线活。庄园主们往往拥有整整一幢楼房,单是楼下的厨房就比男孩家

的整所房子都大,不仅如此,他们楼上的两个房间里,还摆着真正讲究的床——那是男孩的爸爸做的。为什么爸爸要给他们做床?原因很简单,给他们干木工活、针线活有钱赚,把这些钱攒起来,爸爸妈妈就可以买一匹马。庄园主为什么那么趁钱?噢,是因为他们富有。他们凭什么富有?……男孩百思不得其解。

怀着与日俱增的困惑,男孩观察着自己周围的人和物。不久后,他们的几个亲戚也搬到这里来了。其中,男孩最喜欢的要算是斯拜罗姨婆了,她是个十分开朗的人,做事麻利,头脑聪明,意志坚定,一头灰色头发,看上去比妈妈健康。因为她自小就远居他乡,见多识广,所以总能给孩子们讲点什么。她会读《圣经》,有时候还敢大胆地在纸上写字,就好像她的手从未摸过斧子似的,真让人羡慕!

有时孩子们会问起爸爸妈妈他们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妈妈说,她的外祖父生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虔诚而又心地善良,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可是当男孩问到妈妈的妈妈,或者追问姨婆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妈妈则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他。

爸爸却很乐于讲述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对他来说,讲故事简直就像打猎一样有趣儿。那天他讲的是印第安人。爸爸说,从前他和家人从美丽的弗吉尼亚州迁到了肯塔基州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家跟妻子家一样来自北方,和南方没有一点关系。当时的印第安人已经开始秘密跟踪白人了,而且比今天大胆得多。是的,当父亲还和今天这个瞪大双眼,紧闭双唇仔细倾听的男孩差不多大的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次,他正和自己的父兄们在森林里的一所小茅屋附近干活,突然呼的一声枪响,父

* 贵格会:(the Quaker)又称教友派,十七世纪中期出现的激进宗教团体,认为人可以直接感知上帝的存在及其意志。